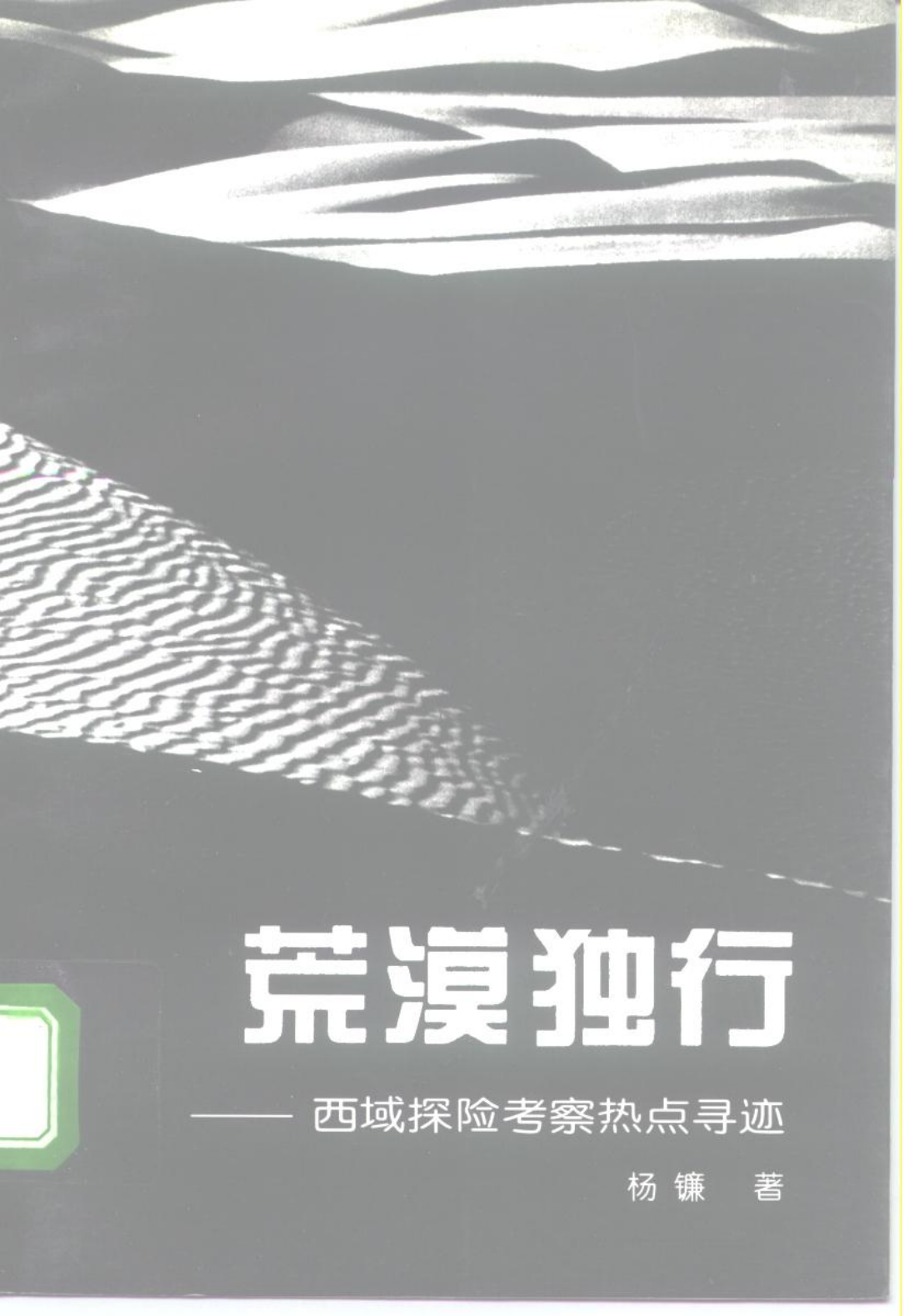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荒漠独行

——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

杨 镰 著

荒 漠 独 行

——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

杨 镰 著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漠独行: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/杨镰著.-北京: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1995.12
ISBN 7-5035-1266-0

I. 荒… II. 杨… III. 西域-综合考察-考察报告
IV. N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4194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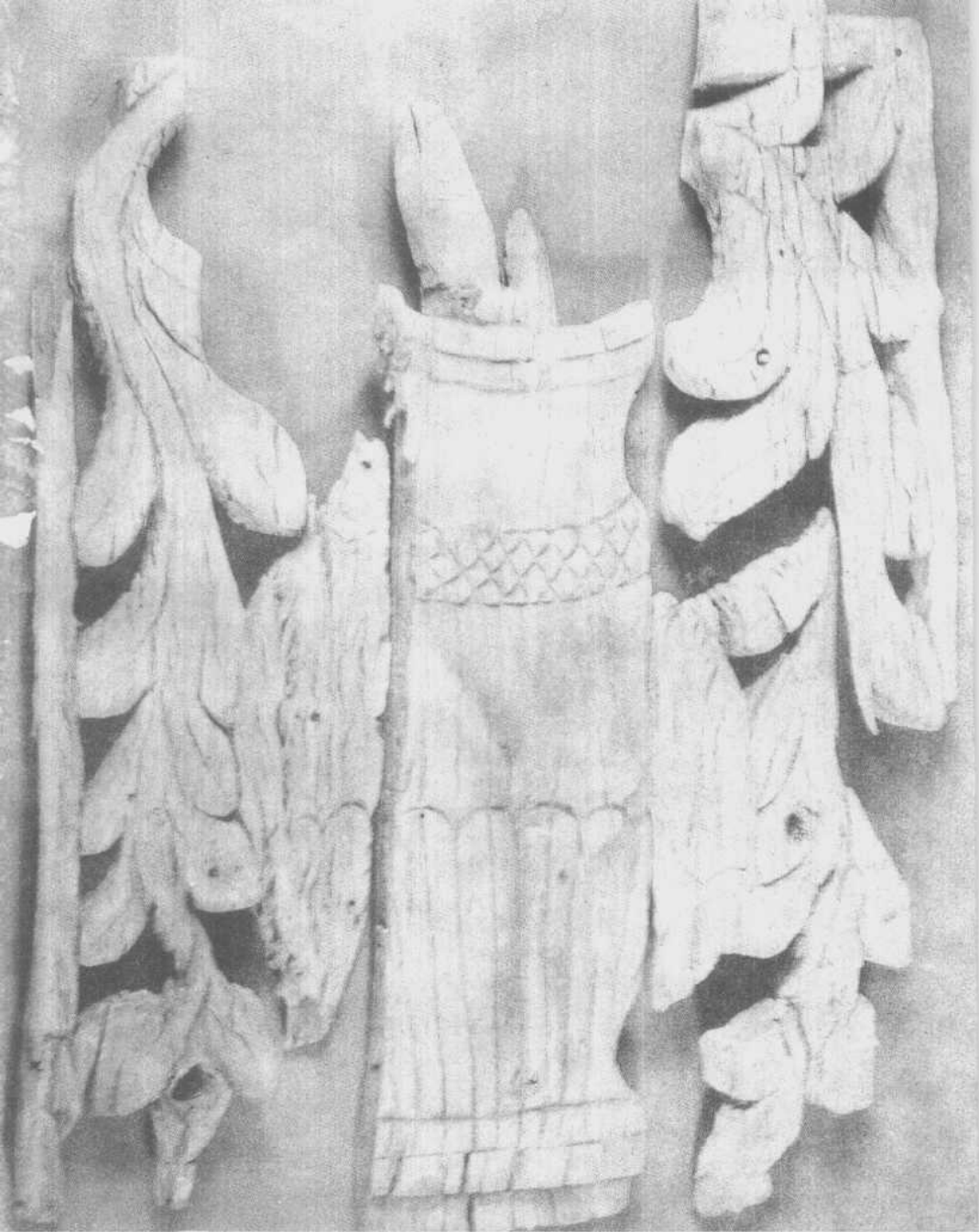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875

字数:240 千字 印数:1—5000 册

定价:15.00 元



图一 使奥尔得克的马受惊的古楼兰国建筑物木雕饰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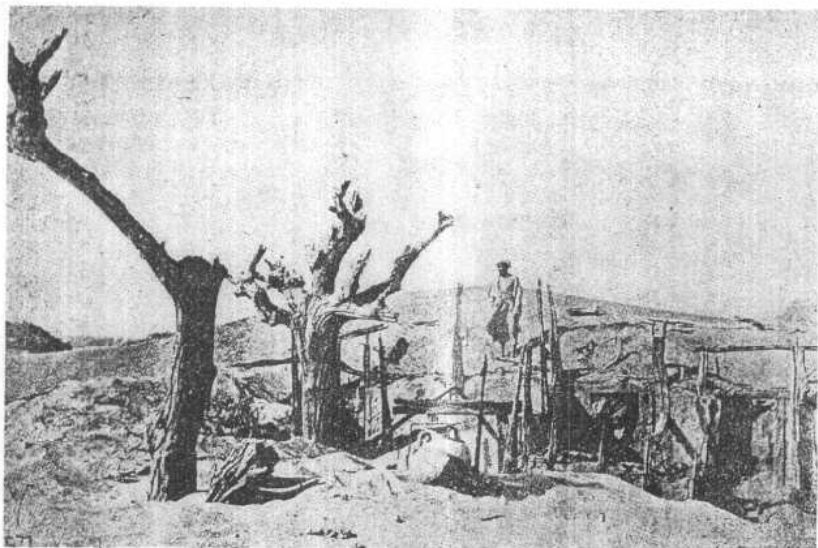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 阿不都热依木
(本图系斯文·赫定 1934 年所作素描)

图三
赫定于一九三四年重逢时
为奥尔得克画的像



图四
「罗布女王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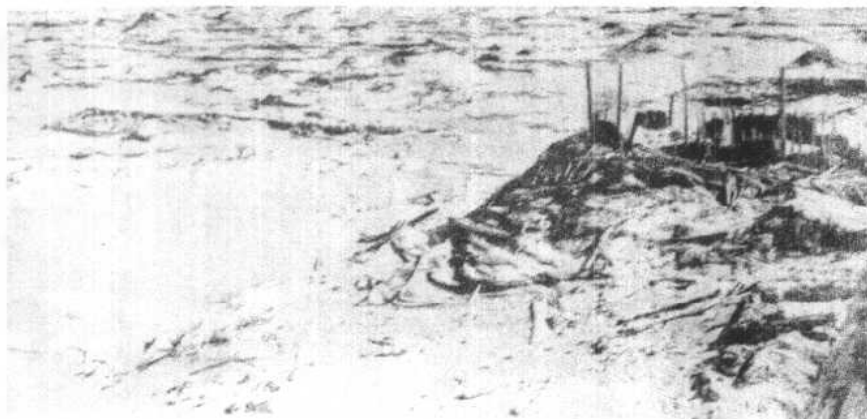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图五 尼雅遗址——沙埋的庞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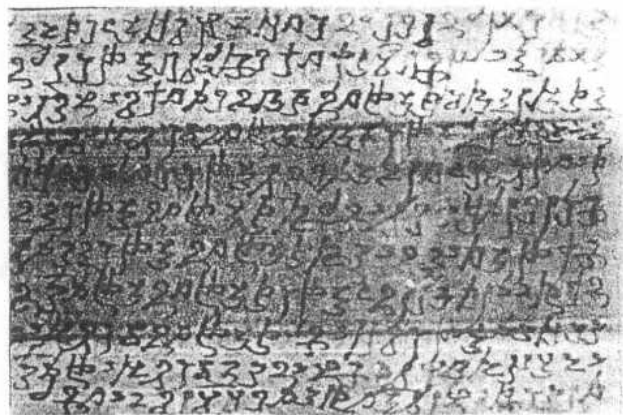
图六 米兰佛寺的“带翼天使”壁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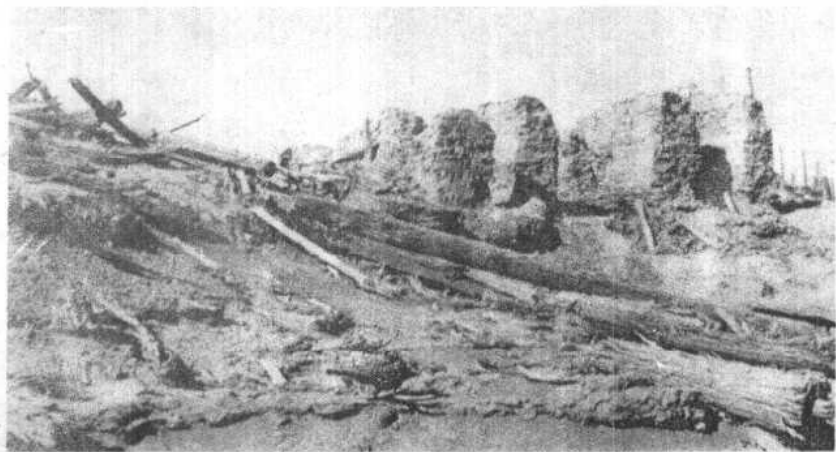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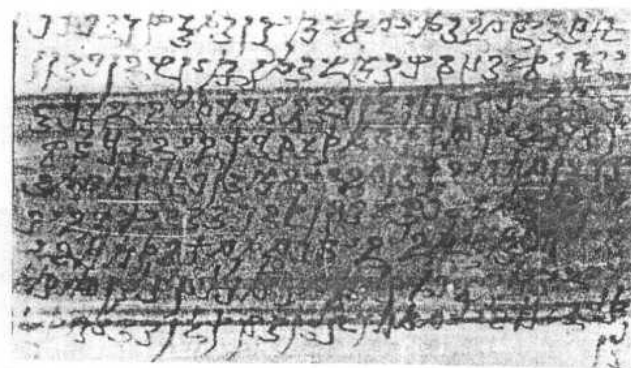
图七 自泥塔远眺楼兰遗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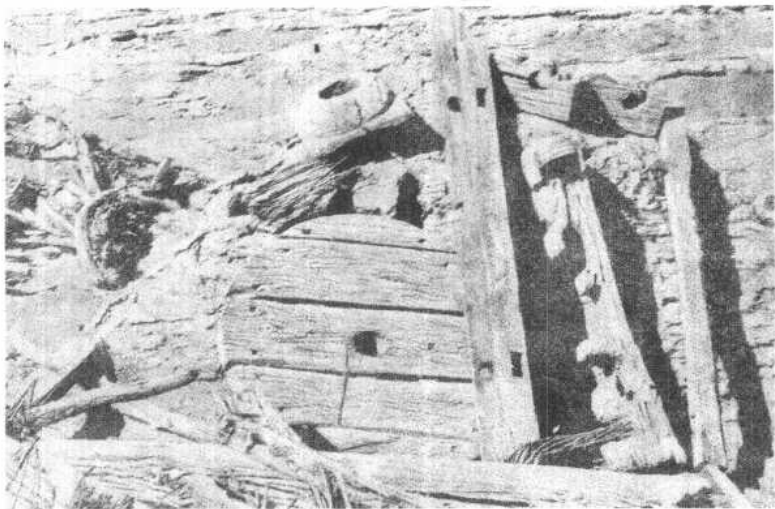
图八 美国资源卫星所摄罗布泊地区地貌，右侧的「耳朵」是罗布泊湖盆地的形状。



图九 佉卢文文书(木牒)



图十 楼兰古城的“三间房”



图十一 楼兰文明的废墟。中央是马车的巨大车轮，上方是柱础。

图十二 阿不旦之王——昆齐康伯克





图十三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之一
——于阗王李圣天

图十五 「赫定的水池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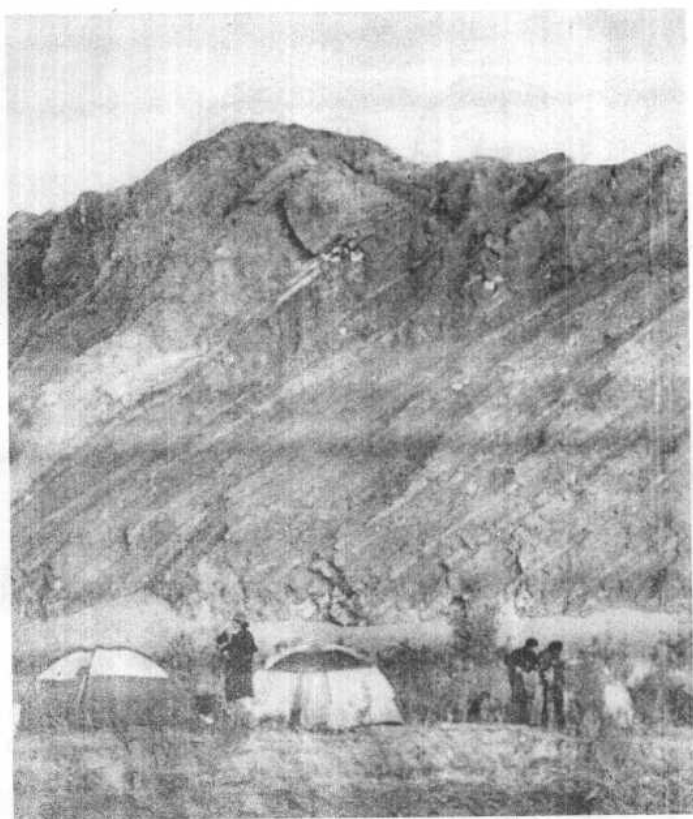
图十四 “和闐马钱”(大)的正反两面



图十六 作者(右二)在通古奴巴斯特
与当地向导卡得阿洪合影。



图十七 丹丹乌里克所出“公主传入桑蚕”木板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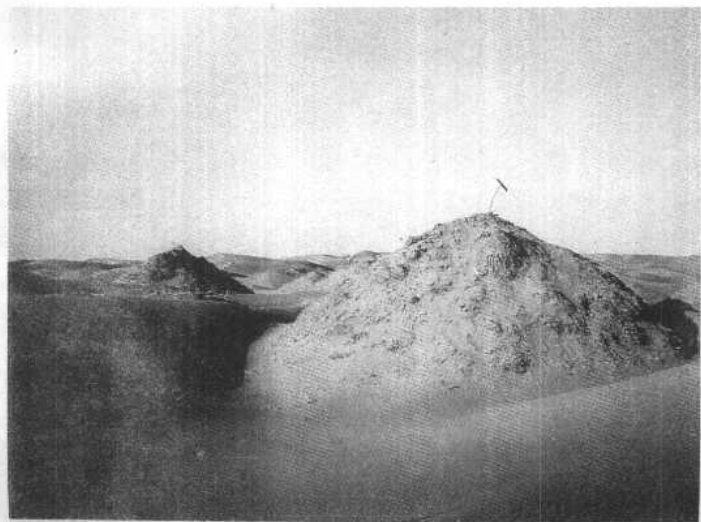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十八
考察队在玛扎塔格山下扎营，看地图的两人，
是中国学者荣新江、林梅村。

图十九 塔克拉玛干中间的死胡杨



图二十 喀拉墩——「黑沙包」





图二十一 大漠深处的人家



图二十二 考察队从大漠回到绿洲

序

宿白

自 19 世纪末兴起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热,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。这百年西域探险史是全部西域探险史最主要的时期,有声有色,令人振奋,却也存在着争议。时逢世纪之交,杨镰同志以其新著《荒漠独行》对西域探险史作一番深入浅出的扫瞄,有一定的意义。

本书立意之初,杨镰就多次向我介绍过他的设想,他希望通过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,来表达自己对新疆的真挚情感。1968 年,刚 20 岁出头的杨镰就离开北京,前往新疆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去“接受再教育”。此后十几年间,他在新疆当过名副其实的“牧马人”,在一个煤矿作过基层干部……直到 1980 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,才回到久别的北京。从哪个意义上讲,新疆都是他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。离开北京时,他简陋的行囊中带了一部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的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,这部西域探险史名著伴随他度过了整个青春岁月。回到北京,尽管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,他仍自视为“新疆人”,不但出版过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《千古之谜》、《青春只有一次》等,写过许多有关新疆的论文与专著,还于 1984 年、1986 年、1989 年、1991 年、1992 年,多次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天山深处作学术考察。有此背景,就写出了这本以西域探险为内容的书。

在我看来,这是一本力求写出新意的书。出新,并不等于盲目

DA72/06

否认成说，而以异端相标榜，就像鲁迅批评的，唐朝之后才是宋朝，不能为了标新立异，硬把它颠倒过来。出新要有坚实的基础。这是一本新疆探险史，但它的结构、角度、写法，显然不同于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外同类著作，而是以地域及地域史——楼兰/罗布泊、于阗/和田——为经，以人物——斯文·赫定、斯坦因……，以至彭加木——为纬，交织而成的。在具体描写过程中，力求客观、质感地作正面的叙述，试图透过行文，揭示出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比如，20世纪初和阗乡民依斯拉木阿洪假造大批古代文书，使许多学者、专家走眼，大上其当，这是西域探险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。在《荒漠独行》的具体章节里，除了对事件来龙去脉作有声色的描写，还就其历史背景及深刻的动因作了剖析，把出现“西域考古热”作为总的着眼点，而把“阿洪文书”作为这一大视野里的特殊事件。读过有关章节，就给人留下了比较清晰的印象。

把自己多年来的观察、思考，作为“启动”历史事件的“钥匙”，是《荒漠独行》的另一个特点。西域探索史有许多难解之谜，中外学者作过相应的探讨，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避免那种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式的悬想，也并未写成论战式的学术专著，但他没有回避那些人云人异的难点。比如，罗布泊是不是游移湖，可以说是世纪难题，而作者则从另外的角度，指出罗布泊的特征就是游移，它的游移不存在具体周期，而是由塔里木河、孔雀河两条河——而不是只由塔里木河自己——决定，而孔雀河、塔里木河是楼兰文明的父亲与母亲，相比之下，孔雀河更为关键。进而论述了博斯腾湖的消长与罗布泊的盈溢游移的关系，把这两大湖泊比作孔雀河的长子与次子，不能忽略近千里之外的博斯腾湖对罗布泊历史命运的深刻影响。在论述过程中，他自己多年深入塔里木地区的考察观感，一直是立论的依据之一。当然，这个新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，但可以作为一家之言。再如，对于“罗布泊的弃婴”——探险史上著名的阿不旦渔村和昆齐康伯克家世，对于和田河中流的玛札塔格的描述，也都得助于自己的实地见闻。